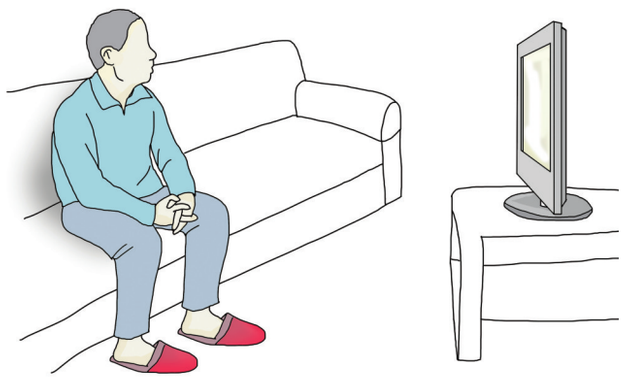


绘图 陈 静

# 邵维正将军的党史缘

张广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沧桑却能始终保持活力和锐气,说明党的这100年极不寻常,党史本身就是一部最生动的党性教科书。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党的各级媒体都精心推出有关党史的节目。

其中,央视有两档系列节目引起我的关注。一是百集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另一个是《国家记忆》栏目近期推出的纪录片《绝笔》系列。因为在这两档切入点不同的节目中,我看到了同一个人,他是党史事件的讲述者之一。他就是邵维正将军,有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邵将军是我们台州市黄岩区澄江街道的余家屿村人,已经86岁高龄的他,还活跃在党史宣讲的第一线。今年,更是他忙碌的一年。

早些年就听过邵维正将军讲党史。2019年全党自上而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每个党支部都认真组织学习,那时《党史故事100讲》是我们最重要的视频学习材料。其中就有邵维正将军讲党史的视频。因为在新闻媒体工作,我们也是对党史有所了解的人,但邵将军讲述的一些党史细节和结论性观点,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新鲜。这样有料有货的党史片段,我们都爱看,每一次都觉得还没看够,还想接着再看下去。

《党史故事100讲》采用纯讲座的方式,由一人主讲,形式上类似《百家讲坛》。而近期收看的《国家记忆》之《绝笔》系列,是通过文献纪录片用影像语言讲述的方式,中间穿插对党史专家们的访谈,言简意赅。所访谈的对象很多,大多是党史事件的关联人,如烈士后代、当地的党史专家等,而关于这些党史事件的背景或重大意义,则往往由邵维正将军来介绍。

在《绝笔》系列《切切在心夏明翰 拳拳在念高君宇》这期节目中,两位主人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夏明翰的就义诗非常有名,他在临刑前挥毫写下: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邵维正将军在节目中不仅介绍了夏明翰生平中的重要时刻,又对夏明翰"为主义献身"的精神做了概括和提炼。

相比之下,很多人不太了解高君宇的事迹,这主要是因为他积劳成疾,病逝得早。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的亲密战友。他是"五四运动"重要的学生领袖,也是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

高君宇在党史上有名,还因为他与北京才女石评梅的恋情。石评梅有很多作品传到今天,有两本集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重印,我都买到了。高君宇和石评梅是一对革命情侣,可惜的是,在高君宇病逝之后才三年多,石评梅也因病早逝。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就在北京著名的陶然亭旁。高君宇的墓碑上,是石评梅题写的高君宇生前写给她的言志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邵维正将军要求我们后人学习高君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奉献精神。

邵维正将军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不久前,我还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一本由他主编的《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这是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编写的。

据百度介绍,邵将军对党史研究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考证出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参加人数等。

早在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号上,邵维正发表了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其中说:"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邵维正的这一确凿考证,让党内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很激动,他赞扬邵维正:"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

我特意翻阅了那本淘来的《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在"红日从这里升起"这一章节,果然把党的诞生过程写得既简明扼要又条理清晰:

"1921年7月23日,一个中国革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日子。在朦胧的暮色中,各路代表先后来到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会场就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晚八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开幕。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25-26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27-29日,连续三天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

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

就在这第六次会议刚开始不久的时候,闯进了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也亏得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果断决定马上转移,才避免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全军覆没。"

邵将军对于历史问题的考证是很缜密的,不仅考证出每一天的议程,还精确到了一天中的具体时间。关于立即休会转移地点的决定,也明确了倡议人马林。从这点上说,马林对中国革命是有大功劳的。现在的党史宣讲或党史教材,采用的,都是邵维正将军的研究结论。

随文识书 本期主持人 元 萌

## 石评梅作品

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人,学名汝璧,自号评梅。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曾任《妇女周刊》《蔷薇周刊》主笔。去世后与高君宇一同安葬于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短暂的一生中,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游记、小说等。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集子出版。她的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以具有感伤色彩的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基调。

台州市图书馆馆藏石评梅相关文献资料共20本(含分馆),主要包括石评梅的文学创作、石评梅生平传记等。至4月15日晚,仅《象牙戒指:石评梅散文选》《无限相思无限恨:石评梅作品集》《雁字回时:中国现代才女浓情美文》《梦似飞花:中国现代才女真情美文》4本可出借。简介其中两本。

**《象牙戒指:石评梅散文选》**

(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ISBN:978-7-80223-585-4

台州市图书馆 索书号:I266/S533

本书以《石评梅作品集·散文》为底本,收录了《涛语》《偶然草》的全部文章作为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卷为新汇编的散文,以及部分书信、两篇游记,将其拟名为"心之波"。

书中收录的《我只合独葬荒丘》《墓畔哀歌》等文,悼念高君宇之死,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达了"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深情与悲恸。

本书附录中有庐隐所写的《石评梅略传》,回忆了石评梅的故乡、家庭、生活、事业及作品。庐隐表示,"她(石评梅)的思想,是由悲哀中找到出路了。她已经能从她个人的悲海中跳出来,站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

**《无限相思无限恨:石评梅作品集》**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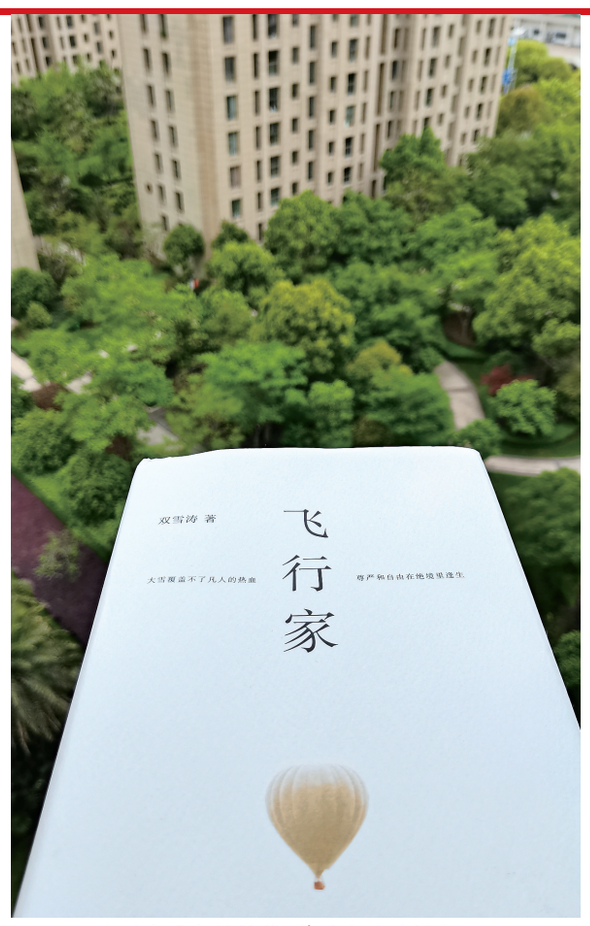
ISBN:978-7-5113-3140-3

台州市图书馆 索书号:I266/S533

恋人高君宇英年早逝,石评梅写了许多追忆散文,像《一片红叶》《缄情寄向黄泉》《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等,连成了一曲优美的"墓畔哀歌"。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悠悠相思我与谁谈"中,石评梅以沉痛哀婉的笔触缅怀高君宇,将肠断心碎的一片哀情寄向黄泉。作为本世纪20年代著名的作家与革命活动家,两人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在石评梅的作品中,我们既能感受那深藏在文字中的幽恨,也能在她的回忆中感受绵延不绝的情思。

北京陶然亭公园高君宇烈士墓内,矗立着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雕像。 摄影:王 宇




台州市图书馆馆藏 普通文献借阅室I247.7/S667

# 失落的人,不能失望

## ——读《飞行家》

林 立

目睹这样的奇人从眼前"飞"走,"我"还能做什么才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呢?"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把那些人失落至尘埃里的光彩,用字句垒砌成形。

作家若没有大才,不够狠辣,尤其是对自己不够狠辣,写不了短篇小说。这很微妙,但却是能让人嘴角上扬的事实。

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初读冷淡,回味狠辣。

在《刺杀小说家》没改成电影之前,我因为《人物》杂志对双雪涛的报道,买了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我记性很差,情节基本忘了,唯独记住了"双雪涛"这三个字。这名字自此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品质保证。

《飞行家》入手,刚读了双雪涛的自序,就有冲动写篇散文了。

"这个世界如果有人在看小说集,就说明这个世界还没有糟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时值当下,疫情扰乱常态,这句自恋的话是那么可爱。如果不是世界很糟糕,我也不会挤出半个小时,在等妻子哄睡孩子的间歇又拿起小说。

双雪涛短篇小说给予读者的快乐,都标了价码。一口闷完,后劲极大。读完自序,我分三晚读了三篇,《跷跷板》《间距》《飞行家》。

这三篇都是东北故事,我一个南方人,却被逼得想翻开QQ空间扎进过去。过去是不同的过去,但过去时光中的那些脸,都长得很像。

《跷跷板》是我钟爱的双雪涛魔幻现实路子,有刑侦的节奏,有都市男女的呼吸,有严肃文学的架子。对白接近口语,又明显有电影感。故事推进很稳,让我可以保持冷静,但大脑又忍不住想命令眼睛加快速度跑起来。尤其是故事中患癌的"我叔"突然说出惊天秘密那一节,我猛地暂停了阅读,但很快又接着读起来。

读完最后一行,"一无所有"四个字在脑中飘起。我看到一架已经生锈的跷跷板,空着,却自动双向起伏着。我听到起伏时跷跷板因生锈发出的嘎吱声,这声音足以盖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有热火朝天的轰鸣和那些千篇一律音调高亢的讲话。

好作家,重视的都是被历史书缩略了的那些人的存在。

《间距》特别刺痛我,虽然我并未走上曾向往的电影编剧之路,但零星的剧本创作经历,让小说中四个编剧的身心压力,重重地压了过来。

四人中精神最困顿的编剧,不是第一人称的"我",而是"疯马"。很显然,这是双雪涛自己经历过的压力,能感觉到他将这部分自我分化成一个"疯马"人物时,是多么轻松、过瘾。这简直是最好的自我催眠、自我治愈。

不过轻松了他自己,就苦了读者。

"疯马"这个才华极高的作家,清醒时烟酒不断,可以为影视公司的任何要求想出绝妙的点子,但也仅限于点子,因为他的能量不允许他停留在那些糟烂的甲方身上。他真正爆发写作能量的时刻,是睡着之后。通过疯狂密集的呓语和足以致人死地的梦游行为,他像一颗会朗诵诗句的太阳一样迸发耀眼的语句。

"我"听到了,却只有听的份,完全无法招架。一个疯了的作家,对亲情、对人生、对世界,有过于纯粹的爱和见解,以至于他除了疯掉,别无与俗世苟合的可能。

"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间距》,86页)光是这一句梦呓,就足以让很多读者怆然而涕下。

《飞行家》更加特别,能作为短篇集书名的,是足以概括一本小说集灵魂的作品。小说里的人物,是下岗工人,是双雪涛最中意描摹的那类人。

他们被粗暴地归类于工厂体制内,在体制欣欣向荣时暂且能在时代轨迹上前进,一到下岗潮来临之后,都以不同方式与时代决裂。要说这样的不合群者,有什么地方值得作家将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我觉得是"他们的失落"。

有能耐的人,有才华的人,有追求的人,被流水线一样的生活所裹挟。他们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权力利用。更悲剧的是,他们的至亲,应该唯一懂他们的人,却往往是离他们最远的人。

李明奇这个人物,是《飞行家》故事的中心点。我甚至觉得他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以来,每一个城市,尤其是县城里,最有代表性的那类普通人。但凡这类人,总是有一些秘闻掌故流传在亲朋之间。他们在黑白的时光里是有颜色的,或许是文艺天才,或许是科技人才,也有些人,只是仪表不凡,总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李明奇指着自己的喇叭裤说,叔,人之身体受之于父母,五脏六腑俩胳膊俩腿不能更换,这衣服却可装卸,所以穿衣服要注意,衣服就是话,穿在身上就是跟人说的一句话。高立宽说,你这行头说的是什么话?李明奇说,说的是,我和你们有些不同。"(《飞行家》,121页)

李明奇这段话,看得我一激灵。我好像没遇到过能说这话的人,但又很熟悉。他们的光彩是一闪而过的,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笑他们的不合时宜,笑他们不脚踏实地。他们的与众不同,是特立独行,是背道而驰。

有创造飞行器理想,并且尝试了大半辈子的下岗工人李明奇,与时代的决裂是如此离奇。在故事的结尾,他如愿"飞走了",飞得如梦似幻,却让我信以为真。

"我跟你说,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飞行家》,121页)这是李明奇要"飞"之前,对"我"说的话。这是疯话,可比什么真理都迷人。

他明明对打败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陷入绝望,失落至极,但他对自己折腾的大半生绝不失望。正应了那首被拿来鼓舞大时代中失败者的经典歌曲所唱的,"不过是重头再来"。李明奇就这么干了,决绝而昂扬。

目睹这样的奇人从眼前"飞"走,"我"还能做什么才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呢?"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把那些人失落至尘埃里的光彩,用字句垒砌成形。

(摄影:林 立)

好读

台州市图书馆馆藏
普通文献借阅室I513.45/T955

# 重建理想国

## ——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元 萌

在她的世界里,时间如同潮湿的雾气般隐晦不明而无所不在,现实、梦境与故事中的时间并不同轨而又相互交织

柏拉图曾主张,诗人应当被永远逐出理想国,而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以其丰沛的诗性想象,重建了属于她的文字原乡。她以一名小说家的方式为诗人正名,她的小说也展现了诗与神话的合一。

她的代表作《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一部多线交织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边境小镇,从第一位拓荒至此的匠人,到迁居这片土地的女主人公,展现了同一个地点在时光流逝中不同的历史风貌。

小说以群像化的方式描绘着当地的人们: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千年之间人世沧桑变换、起起落落,人的悲欢离合、世代更迭,不过是土地的瞬息一梦。

辽阔、隐秘而丰富,构建了属于奥尔加的理想国。她的文风总在不断唤起我对另一位波兰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的印象。同样是阴郁的冷感、稠密的意象、繁复的想象,如第一口玫瑰酒的暗涌,使人溺于晕眩与幻象中,又如冰冻大地的锋利边缘,划开你灵魂深处原有的裂缝,你听到了内心那座房子轰然倒塌的声音。此刻,人与时间、人与神 、人与宇宙,乃至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在奥尔加的手中得以重建。

在她的世界里,时间如同潮湿的雾气般隐晦不明而无所不在,现实、梦境与故事中的时间并不同轨而又相互交织。现实一线中,她创造了年迈的女主人公玛尔塔,连同她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形成了一部丰富而完整的关于人的发展史。

时间在她身上似乎是静止的:永远穿着扣眼儿被抻大了的灰毛衣,散发着融雪的潮湿气息,讲的故事永远没有开头与结尾,玛尔塔一直是世俗生活中最普通的一个。而关于时间的不确定性,是从脱离现实坠入梦境开始的。梦中的时间变得可逆,可以用夜晚命名白天,以未来代替过去,甚至以死亡的时刻代替出生的时刻,时间僭越了虚实。

奥尔加同样可以,让时间带我们重返古希腊与古希伯来的"两希"传统,以及文学与哲学的黄金时代。而如今人类的天空,苍白轻浮,贫瘠如荒原。记得柏拉图曾说:世间万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与摹本。她的小说在虚构中捕捉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影子。

对主人公玛尔塔的细节描写,在视觉上加以无限放大,可以从琐细中窥见一个人的全貌,甚至她生活的全貌。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相当大的叙事密度,会让人想到天空,想到宇宙。

后来她也确实写到了宇宙。她说,人只能窥见宇宙的某种反光,从它细微的颤动与不规则的搏动中想象它广阔的全景,以及它轻盈而坚不可摧的本性。奥尔加所呈现的总是精微处的细节,或是不可存留的气味、声色与光影,我们不可见的地方,不是空无,而是未知的世界。

纪伯伦说,你的房子是你更大的身体。又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房子,白天清醒,夜晚昏沉。奥尔加所写的,是如何使记忆中的房子、"文学的房子"得以重建。要知道,真正的毁灭不是房子轰然倒塌,而是一点一点由内而外成为空壳,回到宇宙的尘埃覆盖一切时混沌、寂静的状态。

而这种重建意味着什么:重获一个庇护、寄托、供你做梦之所,回归你必将回归之地。

社址: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318000 电话: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88516011 订户服务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每份1.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宗根、李钟年、蔡恬强